

醉看蘇辛—蘇辛詞的「醉」字比較

歐秀慧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51591 彰化縣大村鄉學府路 168 號

摘要

蘇辛作品的異同，前人多有論述，本文僅以二人在詞作中「醉」字的字詞搭配與用法，嘗試提供另一視角以見差異。本文從二人詞作中頗能表現「豪放」風格的「醉」字作為分析的材料，以現代漢語詞彙學的構詞知識，統計文本中詞彙出現的數據，即「醉」字前後字搭配的情形，包括偏正結構、動賓結構、調補結構和主謂結構。在這些含「醉」字的詞句中，我們先觀察「醉」字的用法，包括它在構詞方面所搭配的對象，以及它在詞句中的詞性和所充任的語法功能，然後再依所呈現的現象比較「醉」字在蘇、辛二人作品中的異同，藉由文學作品中的語言現象，提供觀察二人異同的視角。本文以詞彙的結構方式分析，試圖以較具體的字詞，和可描述的角度，從中檢視出蘇、辛二人在相同的「醉」字中，有何不同的「豪放」。這種分析，或可提供文學批評或風格學的另一佐證。

關鍵詞：豪放派，語意延伸，隱喻思維，字詞搭配，詞彙結構

Comparing the Semantic Structure of the Word "Drunk" in Su and Xin's Classical Poetry

HSIU-HUI OU

Liberal Arts Center, Da-Yeh University

No. 168, University Rd., Dacun, Changhua, Taiwan 51591, R.O.C.

ABSTRACT

A number of differences exist between Su and Xin's writings. However, to further examine the differences and provide an alternative perspective, this study focuses only on how the two authors' used the word "drunk" in their writing, examining which words they matched with the term and how they employed it. Because their writing is characterized as liberal and outspoken, we adopted their use of the word drunk as the material for investigation. To achieve the study goals, we assessed how the word drunk appears in the authors' writings according to constituting phrases in modern Chinese lexicology that provide the same meaning in a more precise and descriptive manner. Then, we used the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to develop the study thesis. This study highlights the distinctions between Su and Xin's liberal and outspoken expressions through their use of the word drunk. The results of this analysis may provide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for literary criticism or stylistics.

Key Words: uninhibited and outspoken, semantic extension, metaphorical thinking, lexical collocations, lexical structure



一、前言

《樂府指迷》說：「近世作詞者不曉音律，乃故為豪放不羈之語，遂藉東坡、稼軒諸賢自諉。」¹這說明南宋人已明確地把蘇、辛作為豪放派的代表。以後遂相沿用。所謂「豪放派」是傳統中較籠統的歸納。豪放派的特點，大體是創作視野較為廣闊，氣象恢弘雄放，喜用詩文的手法、句法和字法寫詞，語詞宏博，用事較多。有時也失於粗疏平直，甚或涉於狂怪叫囂。

文學史上雖以蘇、辛並稱為豪放詞的代表，但二人仍各有其獨特的風格，評論家多有論述。如周濟《宋四家詞選序》論：「蘇辛並稱。東坡天趣獨到處，殆成絕詣，而苦不經意，完璧甚少。稼軒則沈著痛快，有轍可循，南宋諸公無不傳其衣鉢。固未可同年而語也。」這裡說到蘇辛「天趣獨到」和「沈著痛快」的差異。又，謝章铤《賭棋山莊詞話》論蘇辛之不同，說：「蘇風格自高，而性情頗歉；辛卻纏綿俳側，且辛之造語俊於蘇。」其中，「辛之造語俊於蘇」的意思還是很抽象。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則說：「蘇辛並稱，然兩人絕不相似。魄力之大，蘇不如辛；氣體之高，辛不逮蘇。」這裡的「魄力」和「氣體」，實徒增想像的空間。王國維在《人間詞話》言簡意賅地論：「東坡之詞曠，稼軒之詞豪。」後人對「曠」與「豪」的區別，還是難以定義描述。

如何描述蘇、辛二人異中有同、同中有異的文學風格呢？本文擬從二人詞作中出現頻率頗高的「醉」字，依其詞彙結構的運用方式，分析兩者有何異同，或可見其一斑。飲酒活動不但是宋代文人普遍的生活情趣，蘇、辛二人也都在作品中表達了酒對他們的重要。但「酒」還只是「釣詩鉤」，是外在的活動；飲後「醉」的感覺，才是能讓詞人直抒胸臆的條件。故此，本文擬從二人詞作中頗能表現「豪放」風格的「醉」字作為分析的材料，以現代漢語詞彙學的構詞知識，統計文本中詞彙出現的數據，試圖以較具體的方式，和可描述的角度，從中檢視出蘇、辛二人在相同的「醉」中，有何不同的「豪放」。

本文以「醉」字的構詞方式為比較，所以不包括含「酒」、「酣」等字的構詞。又因構詞的分析重在該詞組合成的詞意，所以詞的深層內涵或該作品的宗旨，也不在討論範圍內。本文僅以「醉」字的構詞現象，從較具體可描述的角度，

試圖呈現蘇辛的不同。

本文所用的詞句乃檢索自《唐宋文史資料庫》(<http://cls.hs.yzu.edu.tw/tasuhome.htm>)，此資料庫掛在元智大學羅鳳珠老師所主持的【網路展書讀】網站(<http://cls.hs.yzu.edu.tw/>)。《唐宋文史資料庫》有國科會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支助的《唐宋詞》多媒體網路教學系統。在這個系統中，讓我們很方便地檢索出蘇軾、辛棄疾詞作中含「醉」字的詞句，其中蘇軾 379 闕詞中，含「醉」字的有 68 闕詞，73 詞句²；辛棄疾 629 闕詞中，含「醉」字的有 132 闕詞，143 詞句。蘇辛詞中含「醉」字詞句的檢索表，附錄在本文後。

本文表列的比例，是指與「醉」字結合之詞語占詞人所用含「醉」字總詞句的百分比。如：蘇詞中，「醉」字後接名詞的詞語結構計 13 例，占含「醉」字總詞句 73 句的百分比為 0.1780821，四捨五入作 0.18。

在這些含「醉」字的詞句中，我們先觀察「醉」字的用法，包括它在構詞方面所搭配的對象，以及它在詞句中的詞性和所充任的語法功能。然後再依所呈現的現象比較「醉」字在蘇、辛二人作品中的異同，藉由文學作品中的語言現象，提供觀察二人異同的視角。

二、「醉」字本義及其語意延伸

經查《說文》，並按《漢語大字典》、《漢語大詞典》和《教育部國語辭典》所載，並中央研究院【國際電腦漢字及異體字知識庫】中「醉」與飲酒有關，其字義有：

- (一) 飲酒適量。《說文·西部》：「醉，卒也。卒其度量，不至於亂也。」三國蜀諸葛亮《誡子書》：「主意未殫，實有餘倦，可以至醉，無致迷亂。」
- (二) 飲酒過量，神志不清。《說文·西部》：「醉，一曰酒潰也。」清桂馥《說文段注鈔案》：「潰者亂也。」《詩·小雅·賓之初筵》：「賓既醉止，載號載呶。」孔穎達疏：「賓既醉於酒止，於是則號呼，則謹呶而唱叫也。」
- (三) 祭而神享之。《正字通·西部》：「醉，祭而神享之曰醉。」
- (四) 沉酣入迷；陶醉。《莊子·應帝王》：「列子見之而心醉。」郁達夫《游白岳齊雲之記》：「人為花氣所

¹ 據書中自述，此書為沈義父與子侄輩講論作詞之法而作，共二十九則。2011年8月25日，取自【容安小館】
<http://www4.webng.com/khcjhk/Song/yfzm1a.htm>

² 其中〈點絳脣·醉漾輕舟〉應為秦觀作品，誤作蘇軾詞，故不列入計算。



醉，渾渾然似在做夢。」

(五) 昏憤，糊塗。《正字通·西部》：「醉，凡昏味不反曰醉。」《楚辭·漁父》：「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

(六) 以酒浸漬的。《說文·西部》：「醉，一曰酒漬也。」段玉裁注曰：「漬當為漬之誤，若今醉蟹、醉蝦之類。」《儒林外史》第二十八回：「堂官上來問菜，季恬逸點了一賣肘子，一賣板鴨，一賣醉白魚。」清李漁《閒情偶寄·飲饌部》：「甕中取醉蟹，最忌用燈。」

(七) 通「悴」。憔悴。《大戴禮記·文王官人》：「自事其親，好以告人，乞言勞醉而面於敬愛。」盧辯注：「醉，言悴也。」

上述中，除第三個義項和第七個通同字外，「醉」的本義和引伸義都很常用。「醉」原為飲酒適量，延伸為飲酒過量以致神志不清，進而轉喻為以酒浸漬的食物。又隱喻為沉迷、迷戀的意思。依在文句中的位置與功能，分別擔任動詞（如：不醉不歸）、形容詞（如：醉漢）、名詞（如：如夢如醉）、副詞（如：醉臥）等，是詞性豐富、構詞力強的基本詞。

根據現代辭典的義項，人們使用「醉」字的語意認知圖試擬如圖 1。其中標「隱喻」者，是因其相似性，兩者原無關聯（自我陶醉、紙醉金迷、愈扶愈醉）；標「轉喻」者，是因其相臨性，常見的是具體轉抽象（醉意、醉心）、全體轉部分特徵（醉眼、醉墨）。

依此示意圖，我們可將蘇、辛詞中「醉」字的描述做一番檢視，發現他二人所用的「醉」字，有本義，也有轉喻或隱喻的引伸義，筆者擬其語義隱喻延伸示意圖如圖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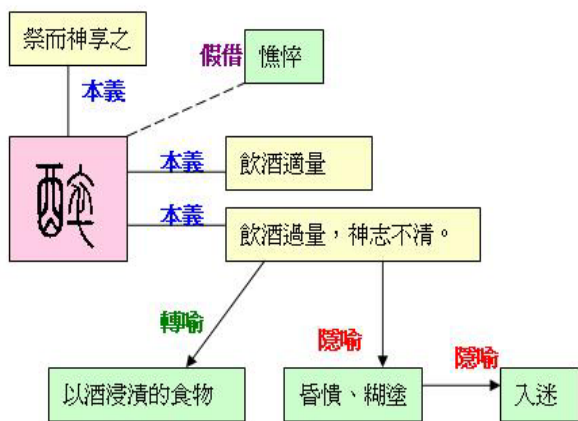


圖 1.「醉」之字義隱喻延伸示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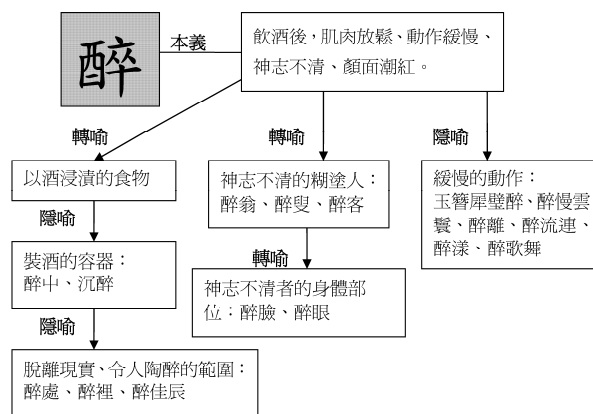


圖 2.「醉」字之語義隱喻延伸示意圖

然而，何謂「飲酒適量」呢？按現代神經醫學和醫藥化學的研究，酒內的酒精即乙醇，可能是世界最古老的藥物（參考陽明大學生命科學系暨基因體科學研究所網站之〈小小神經科學網〉網頁 http://www.dls.ym.edu.tw/neuroscience/alco_c.html 及香港〈動感健康教育〉網站 <http://healthed.cs.cityu.edu.hk>）。數千年來，發酵的穀類，果汁與蜂蜜都可用來製造酒精。酒精會抑制中樞神經系統，造成使用者的視覺與聽覺障礙，降低注意力與判斷力，這些情況就是人的「神志不清」，其對身心影響的程度與體內的酒精濃度成正比。所謂「體內的酒精濃度」，是由它在血液中的濃度來決定。酒精經由消化系統進入血液，在血液中停留，直到它被肝臟所分解，或是隨尿液被排出體外。

有趣的是，人們從清醒到酒醉的時間因人的身材、喝酒的方式、喝酒的速度而不盡相同，但血液中酒精濃度的下降率卻是相當穩定的。只要酒精在人體血液中到達一個高峰，身體透過新陳代謝的過程把酒精帶離身體的時間，不論快醉慢醉的人，幾乎是一樣的。但是，血液中的酒精濃度增高率卻是隨情況不同而變化的。

酒精如何影響人體，還可視幾個因素而定，包括：年齡、性別、身體狀況和攝取量。

照這四個因素，所謂的飲酒「適量」，實相當具有個別差異性。也就是說，同品質、同濃度的一杯酒，有的人喝了便意識模糊、手腳不聽使喚；有的人卻像喝普通的飲料，身體沒有異狀。

即便如此，為了維護交通安全的路檢酒測，還是需要以一個絕大多數人的安全數值為標準。不同酒精濃度對人體的影響概分三種程度如表 1，這是依大多數人對不同酒精濃度



表 1. 不同酒精濃度對人體的影響

劑量	低	中	高
人體反應	肌肉放鬆 降低緊張 抑制力降低 無法集中精神 身心反應緩慢 降低了協調能力	說話吃力 產生昏眩 情緒改變	麻痺腦部神經 影響視、聽覺 反應遲鈍 肌肉失去控制能力 口齒不清 大小便失禁 血壓及體溫下降 昏迷、嘔吐 呼吸停頓、困難 失去知覺 休克、死亡

的身體反應所做的分類。根據此表，我們可以對照蘇軾和辛棄疾在詞作中對「醉」的描寫，用以檢視作者所描寫的醉態是在哪一種程度。

三、蘇辛詞中「醉」字構詞分析

在蘇、辛詞作中含「醉」字的詞句裡，其構詞方式按其搭配成分、句中的詞性和語法功能，可分為幾大類，即偏正結構之「偏」、偏正結構之「正」、謂補結構、動賓結構和主謂結構，茲以心智圖法繪製蘇辛詞之「醉」字構詞方式如圖 3 以示意。

以下則按各類作表，比較蘇、辛的用法和次數，以利觀察。比例的計算，依蘇詞含「醉」字總共 73 詞句，辛詞有 141 詞句，所以各類「醉」字結構的比例乃分別除上兩作者的含「醉」字總詞句數。

(一) 偏正結構之「偏」：醉 + 名詞、動詞、形容詞

此類以「醉」為偏正結構之「偏」，依「醉」字後面加的詞性不同，再分「醉+名詞」、「醉+動詞」、「醉+形容詞」。「醉+名詞」的「醉」作形容詞，「醉+動詞」與「醉+形容詞」的「醉」作副詞。

1. 形容詞「醉」+ 名詞

「醉」接名詞，作名詞的修飾語，是構詞法中的偏正結構。經檢索蘇、辛二人作品，出現這類構詞的詞例如表 2。

此類構詞，蘇、辛都用了 9 個詞。其中「醉眼」、「醉鄉」、「醉墨」、「醉工夫」是兩人都曾用到的。蘇軾的「醉翁」用了 4 次，按文意，皆指歐陽修。歐陽修自號「醉翁」，是北宋一代文壇的盟主，又是蘇軾當年參加會考的主試官，與韓愈、柳宗元、曾鞏、王安石、蘇洵、蘇軾、蘇轍同列唐宋八大家。歐、蘇交遊頗深，蘇軾感念歐陽修，而在作品提及「醉翁」，這也是人情之常。至於「醉叟」、「醉客」各用 1 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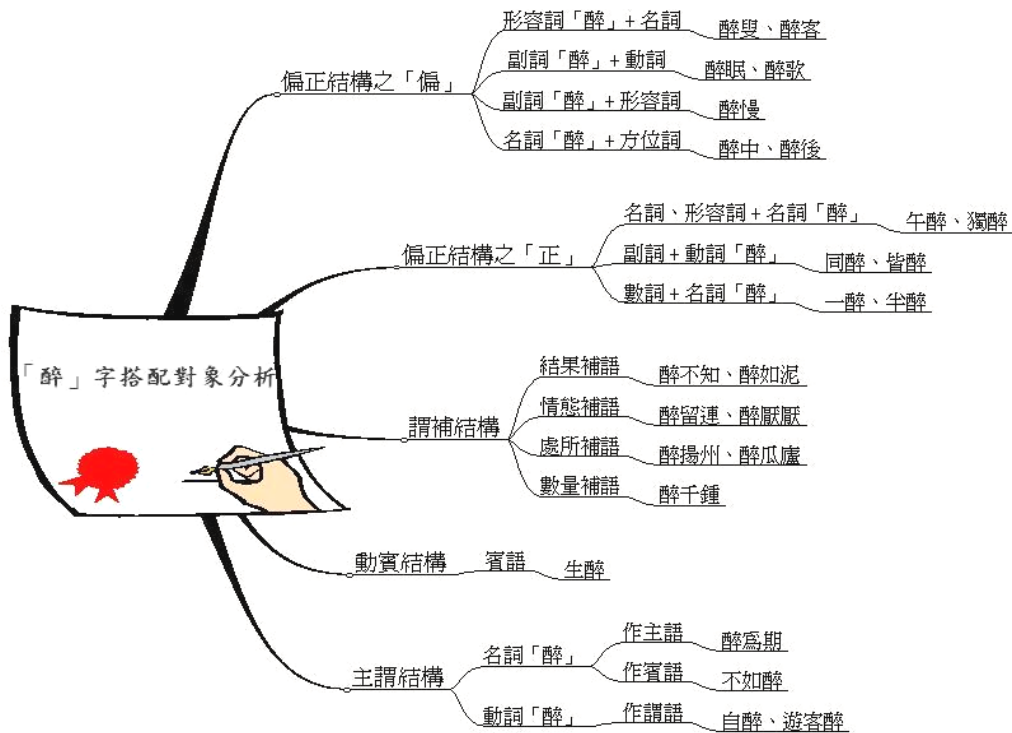


圖 3. 蘇辛詞中「醉」字構詞方式



表 2. 形容詞「醉」字接名詞的偏正結構類

	醉翁	醉叟	醉客	醉眼	醉鄉	醉臉	醉霞	醉顏	醉墨	醉工夫	醉帽	醉尉	醉者	醉夢	醉時	共計	比例
蘇軾	4	1	1	2	1	1	1		1	1						13	0.18
辛棄疾				1	5			1	5	1	3	1	1	3	2	23	0.16

都是蘇軾描寫他人。

至於辛棄疾使用次數較多的「醉鄉」、「醉墨」、「醉帽」、「醉夢」，分別指醉酒醉後精神所進入的昏沉、迷糊境界(醉鄉)，和酒後所作的詩畫文字、醉漢的帽子和糊裡糊塗如醉如夢的感覺，即便「醉時」也很抽象。相較於蘇軾寫「醉叟」、「醉客」、「醉眼」、「醉臉」、「醉霞」等具體客觀對象，更充滿主觀親身的經驗和感受。

2. 副詞「醉」+ 動詞

此類以「醉」為副詞，用以修飾後面所接的動詞，在結構上是偏正結構，如表 3 所示。其主要動詞包括「倚」、「眠」、「笑」、「夢」、「歌」、「醒」、「歸」、「離」、「兀」、「吟」、「扶」、「來」、「呼」、「臥」、「尋」、「舞」、「憶」，還有雙動詞「歌舞」，和動賓式的動詞「拍手」、「把扇」、「題詩」、「騎雙鳳」和「懷雙橘」等。這些詞的「醉」字都為形容後接動詞的副詞。

此處蘇詞的「醉夢」乃依句中詞意歸為動詞，不同於第一類辛棄疾的「醉夢」。此類型蘇軾用了 11 個，辛棄疾用了 22 個。

這些詞彙，活靈活現地將作者喝醉酒後的動作、行為直陳出來。檢視蘇、辛作品中這類詞的組合，可見他們同用「醉醒」一詞表達醉後甦醒的狀態。他們也同用「醉眠」描寫酒喝多後，中、高劑量酒精對人體的影響(產生昏眩、腦部神經痲痺)，辛棄疾另外還用「醉臥」描寫類似的情形。若酒喝得不太多，而有低、中劑量酒精在體內反應的肌肉放鬆、降低緊張、肢體活動不協調的情形時，或笑、或歌、或吟、

或舞，甚至連歌帶舞，都是一般人常見的醉相。

醉後的動作，兩位作者有何不同呢？可從「醉」字所接動詞的動靜程度分析，按劉月華、潘文娛、故韡(2004)的說法，動詞可分為「動作動詞」和「狀態動詞」。將二人作品中「醉」字所接的動詞，依其動作能量之分類來看，如表 4。

由表 4 的分類統計，可以看出蘇辛不同之處。辛棄疾「醉」後所接動作動詞的比例遠高過接狀態動詞，也就是「醉」後以能量較高的動作動詞居多，正符合他的軍人性格、英雄本色，不但酒量好，酒後大肌肉的身體動作也較大、較多。而且醉後還能從事頭腦清醒時做的動作，如「扶」、「呼」、「尋」、「舞」、「題詩」，甚至大動作的「醉兀籃輿」(兀，意為搖蕩)、「醉騎雙鳳」、「醉懷雙橘」等，豐富多樣。

相較之下，蘇軾醉後的動作較為文雅，如「拍手」、「倚」、「笑」等，是可以坐著動作的，所描述的動作皆不如辛詞所用的動詞動作大，而且靜態的「狀態動詞」，蘇軾使用的比例也比辛棄疾高。

表 4. 「醉」字所接動詞的動靜類

	動作動詞	比例	狀態動詞	比例
蘇軾	拍手、倚、笑、歌、歌舞、歸、離(計 7 例)	0.64	眠、夢、醒(計 4 例)	0.36
辛棄疾	兀、吟、扶、把扇、來、呼、臥、尋、舞、歸、題詩、騎、懷	0.77	眠、憶、醒	0.21

表 3. 副詞「醉」+動詞的偏正結構類

	醉拍手	醉倚	醉眠	醉笑	醉夢	醉歌	醉歌舞	醉醒	醉歸	醉離	醉兀	醉吟	醉扶
蘇軾	1	1	1	1	2	1	1	1	1	1			
辛棄疾			3					1	2		1	2	1
	醉把扇	醉來	醉呼	醉臥	醉尋	醉舞	醉憶	醉題詩	醉騎雙鳳	醉懷雙橘	共計	比例	
蘇軾											11	0.15	
辛棄疾	1	1	1	2	1	2	1	1	1	1	22	0.15	



其中，蘇軾在〈木蘭花令〉寫到「醉歌舞」，「醉歌舞」是既歌又舞，動作能量可大可小，與辛棄疾的「醉舞」相較如何呢？試看全詞：

梧桐葉上三更雨。驚破夢魂無覓處。夜涼枕簟已知秋，更聽寒蛩促機杼。夢中歷歷來時路。猶在江亭醉歌舞。尊前必有問君人，為道別來心與緒。

全首詞給人溫文感性又落寞的情緒，其中「醉歌舞」還是在「夢中」的景象，是「猶」在的記憶。反觀辛棄疾的「說劍論詩餘事，醉舞狂歌欲倒，老子頗堪哀。〈水調歌頭〉」和「醉舞且搖鸞鳳影，浩歌莫遣魚龍泣。〈滿江紅〉」其動作能量之大顯而易見，可知辛的「醉舞」還是比蘇的「醉歌舞」動作大、有形象感。

3. 副詞「醉」+ 形容詞

副詞「醉」後面接形容詞的組合很少，不但在古代少，現代漢語詞彙也找不出。但蘇軾的〈減字木蘭花又〉有一句「醉慢雲鬢垂兩耳」。這裡的「醉慢」按文意乃指：美人蓬鬆的卷髮，像喝醉酒似的曼妙姿態垂在兩耳邊。所以「醉」作形容詞「慢」的修飾語，而修飾形容詞的就是副詞。這樣的用法，應屬東坡詩意的創作，是他獨創、嘗試性的文學語言。只是在語法上不太自然，用法也因較無相似性，所以「醉慢」在蘇詞只出現一次（0.01），後來的文學作品也沒有仿用的，可以看作文學語言中未成功的嚐新試作。

4. 名詞「醉」+ 方位詞

方位詞即「中」、「後」、「裡」等字。我們可以看到辛棄疾使用的比例高過蘇軾許多。其中又以「醉中」、「醉裡」使用的次數最頻繁，茲統計分類如表 5。

使用「醉中」、「醉裡」這樣的詞，能讓我們看到什麼呢？按美國喬治·雷可夫與馬克·詹森（1980/2006）的著作 *Metaphors we live by*（周世箴中文譯注《我們賴以生存的譬喻》）所舉證闡述的，顯示譬喻性語言在心智作用中的重要地位。喬治·雷可夫與馬克·詹森認為人們所使用的基本隱喻，都來自身體的肉身體驗，尤其有一大部分是來自身體對所處環境的感知，「空間方位譬喻」與實體的「容器譬喻」

便很容易成為抽象概念所映射出來的方式。當然，語言譬喻是思想和文化中概念隱喻的體現而已，真正有決定性的，是我們文化和生活中隱藏的那些隱喻概念。正由於其隱而未見，為人所輕忽，喬治·雷可夫與馬克·詹森便重新喚醒我們對於隱喻概念的重視。他們認為，生活中的隱喻概念，其基礎是以兩者之間的相似點為根據，這些相似點便是由隱喻思維所聯繫的。

所以這一部分我們可以透過隱喻思維來探索。「醉」是一種身體對酒精反應的生理現象，「醉中」、「醉裡」這樣的語言，說出「醉」那飄飄然、模糊不清的狀態就像是一種「容器」，作者在這「容器」中可以暫時隔絕現實的痛苦、忘卻現實的煩惱。我們看到的是，抑鬱不得志的辛棄疾，在「醉中」、「醉裡」的頻率都比蘇軾高一倍以上。

兩人在這類詞構中的差異，也可由他們所處的背景、遭遇和性格解釋。東坡生於北宋太平一統的時代，他的作品呈現出一統江山的士大夫情懷；辛棄疾則是在宋金兩分，家國淪亡的沈痛時代，他內心的苦楚必然會落入文中，從他的作品可看出他家國均遭變故的悲痛。東坡善於擺脫，而稼軒則是善於擔當。遇到心中抑鬱時，東坡每能在作品的最後跳脫出來，而稼軒則是沈鬱不展。我們也可以說，辛棄疾在「醉」這個容器中，並非隔絕現實的痛苦、忘卻現實的煩惱，反倒是將無比沉重的苦楚，悶在「醉」的容器裡自行承擔。

（二）偏正結構之「正」：修飾語 + 「醉」

此類以「醉」為偏正結構之「正」。「醉」字前的修飾語包括形容詞、名詞和副詞，此類組合中，修飾語為形容詞和名詞者，則以「醉」為名詞；修飾語為副詞者，則以「醉」為動詞。按詞性不同，分別列名詞「醉」的詞例為表 6，並列動詞「醉」的詞例為表 7。

1. 名詞、形容詞 + 名詞「醉」

修飾語為形容詞和名詞者，則以「醉」為名詞。檢索整理後製成表 6。

其中「山簡醉」是源自《世說新語》的典故，以晉朝人山簡的嗜酒與特別的醉態（醉後常倒戴頭巾騎馬）為喻體，

表 5. 名詞「醉」+ 方位詞的偏正結構類

作者	醉中	醉後	醉裡	共計	比例
蘇軾	5		3	8	0.11
辛棄疾	10	3	16	29	0.20

表 6. 修飾語+名詞「醉」的偏正結構類

名詞 醉	山 簡 醉	午 醉	沉 醉	爛 醉	生 前 醉	長 醉	殘 醉	獨 醉	共 計	比 例
蘇軾	1	1	3	1					6	0.08
辛棄疾	1	1	2	1	1	1	1	1	9	0.06



表 7. 副詞 + 動詞「醉」的偏正結構類

動詞 醉	一回 醉	未 醉	同 醉	自 醉	花 前 醉	復 醉	德 醉	還 醉	醒 醉	今 日 醉	今 宵 醉
蘇軾	1	1	2	1	2	1	1	1	1		
辛棄疾			2							1	1
動詞 醉	先 醉	宜 醉	皆 醉	須 醉	排 日 醉	連 日 醉	暮 醉	攜 壺 且 醉	共 計	比 例	
蘇軾									11	0.15	
辛棄疾	2	1	1	1	1	1	1	1	13	0.09	

形容醉酒及醉後的瀟灑姿態。「德醉」就是大醉。這類組合的詞，有一個特別的現象，那就是蘇軾用過的詞，辛棄疾也都用到了，辛棄疾還另外用了富有悲情的豪壯語「生前醉」、「長醉」、「殘醉」、「獨醉」等。所以這類詞當中，兩位作者有同有異，所「異」之處正好解釋辛棄疾的特色，正是滿腔憂憤的愛國英雄的沉鬱之聲。

2. 副詞+動詞「醉」

這類組合特別不同於上一類的是，除了「同醉」一詞為兩人共用外，其他的詞都是蘇、辛分用的，不見重複，此類構詞二人的用法如表 7。辛棄疾用了五個時間副詞，即「今日醉」、「今宵醉」、「連日醉」、「排日醉」、「暮醉」，充滿強烈的時間感。這些表達或可說明他在外族入侵、國家危亡的當頭，一代儒將偏偏有志不能伸，宏圖不能展的現實矛盾中，漫長的等待成為苦悶的煎熬。於是，今日、今宵，甚至連日、排日的「時間」，都成為他焦慮的因素。尤其「連日」、「排日」指連續長時間的副詞，接了「醉」字後，使得他想藉「醉」脫離現實的意念愈發強烈，表現手法就比蘇軾激烈許多。

3. 數詞 + 名詞「醉」

數詞包括「一」、「半」等表示數量的詞，其後所接的「醉」字則當名詞，此類詞例整理如表 8。

「一回醉」不列入此類，因為動量詞「回」，使「一回醉」的「醉」毫無疑問的當動詞用了。

這裡看見不勝酒量的蘇軾選用了兩次「半醉」，無論他作品中的「半醉」指的是他自己或別人，總是他身體經驗所

表 8. 數詞 + 名詞「醉」的偏正結構類

作者	一醉	半醉	共計	比例
蘇軾	8	2	10	0.14
辛棄疾	10		10	0.07

感知的映射。按作品的比例來看，蘇軾喝酒喝到「醉」的比例比辛棄疾來得高。

蓋人的肝臟以每小時 0.5 盎司的速度將酒精氧化。酒精便轉化為水、碳水化合物與能量。但肝臟內的酒精酵素因體質不同而異，個人的醉程也會不同。東坡在黃州「夜飲東坡醒復醉」，才一個晚上就反復「飲」、「醉」、「醒」，可以判斷他是一個一喝酒就容易醉的小酒量者。酒量小的人若喝酒醉，不多久就會酒醒，因為喝進的酒少，酒精分解的時間不需長。反之，酒量大的人，一旦醉倒，就要花較長的時間將酒精代謝後才能酒醒。

(三) 調補結構³：調語「醉」+ 補語

即作調語的「醉」後面再加補語的調補結構，藉補語說明「醉」的程度、狀態或結果。按蘇、辛詞中所檢出後接補語的「醉」字詞，依補語的詞性與功能，再分「數量補語」、「結果補語」、「情態補語」和「處所補語」，詞例整理見表 9。

1. 這裡的「結果補語」定義在「通過一個動作使人或事物發生了某種變化，或又發出另一動作」（劉月華等人，2004），所以這類的補語只有形容詞和動詞。歸納蘇、辛詞例則有「醉倒」、「醉不知」、「醉不歸」、「醉未蘇」、「醉如泥」、「醉似泥」、「醉還醒」、「醉了還醒」九個詞。其中「醉倒」指「醉到倒的程度和結果」，在二人作品的比例都是最高的，各用了 5 次。蘇的「醉還醒」和辛的「醉了還醒」意思是一樣的，但「醉還醒」比較像詩的語言，「醉了還醒」比較像散文的語言。

蘇軾的「醉不知」，是形容「坐客」醉的程度，已到身心反應緩慢，如第貳節所述人體對低劑量酒精的反應。辛棄

³ 關於構詞法的分類，一般分為並列、主從、動賓、動補、主謂五類（竺家寧 1999 年，頁 140；潘允中，1989，頁 35；程祥徽、田小琳，1995，頁 284）。其中，「動補」的說法還有其他說法，如史存直和劉月華說「補充式」（史存直，1989 年，頁 95；劉月華等人，2004）、胡裕樹說「後補詞組」（1992）、張志公、劉蘭英、孫全洲說「謂補詞組」（1990 年，頁 103）、錢玉蓮說「補充型」（2006，頁 74）。蓋補語是位於動詞或形容詞後，主要對動詞或形容詞進行補充說明的成分（劉月華等人，頁 301），而動詞與形容詞的主要功能是作謂語，所以本文採張志公的「謂補」說。



表 9. 調語「醉」+ 補語的調補結構類

補語類	結果							情態					
	醉倒	醉不知	醉還醒	醉不歸	醉未蘇	醉如泥	醉似泥	醉了還醒	醉方回	醉厭厭	醉淋浪	醉蒙鴻	醉留連
蘇軾	5	1	1							1			1
辛棄疾	5			1	1	1	1	1	1		1	1	
補語類	處所							數量	共計	比例			
	醉揚州	醉佳辰	醉處	醉浪花中	醉瓜廬	醉明月	醉黃花						
蘇軾	1	1							11	0.15			
辛棄疾			2	1	1	1	1	1	20	0.14			

疾的「醉方回」雖醉了還能自己回家，可見他酒量好，即使醉了，還有意識可以回家。但「醉不歸」、「醉未蘇」、「醉如泥」、「醉似泥」這幾個詞，其「醉」的程度就重多了。「醉不歸」是雖「醉」但還能表達「不歸」的自主意識，甚至可以藉酒醉之態任性而為的樣子，比較像中劑量的酒精濃度對人體的影響；「醉未蘇」、「醉如泥」、「醉似泥」則已醉得不省人事，呈現出高劑量酒精濃度的人體反應了，「醉如泥」與現代的用法「爛醉如泥」一樣，形容大醉的程度已到全身癱軟無力，像一堆拉不起來的爛泥。

如果這些修飾「醉」的補語都是作者身體經驗的映射，可知在辛棄疾的經歷中，所喝之酒的量，和醉酒的程度，都遠高過蘇軾許多。

2. 在「情態補語」中，蘇軾用了「醉厭厭」、「醉留連」，辛棄疾用了「醉淋浪」、「醉蒙鴻」，都是以聯綿詞（含疊字詞）為副詞性補語，用來描寫「醉」的情態。其中「厭厭」是醉後精神不振的樣子⁴，「留連」是徘徊不忍離去的樣子，「淋浪」是盡情、暢快地酣飲的樣子⁵，「蒙鴻」則是喝三盞兩盞淡酒後，迷迷糊糊的微醺貌⁶。這四個詞，現代漢語不見用，取而代之的有「醉醺醺」、「醉薰薰」、「醉熏熏」，和台灣閩南語方言詞「醉茫茫」等，「平衡語料庫」裡也只有「醉醺醺」。

以情態的豐富性而言，蘇、辛所用的情態補語，著實比現代漢語還豐富。在台灣地區常用的詞也只有同音的「醉醺醺」、「醉薰薰」、「醉熏熏」。

3. 「處所補語」即以處所名稱作為「醉」的補充說明。其中，蘇軾用了「醉揚州」、「醉佳辰」。「揚州」確實是處所名稱，但這裡的「醉揚州」不看做【醉 + 名詞】，因為按原文的「醉」並不是「揚州」的定語，也就是醉的不是「揚州」；反之，「揚州」乃作地方副詞做「醉」的補充說明，意即人「醉在揚州」。而「佳辰」是指好時光，「醉佳辰」是「沉醉在好時光」。「佳辰」是指時間，以時間作為補語，就像以處所作為「醉」的補充說明一樣。

值得一提的是《浣溪沙》的「玉簪犀壁醉佳辰」運用了擬人手法，原詞為：

入袂輕風不破塵。玉簪犀壁醉佳辰。一番紅粉為誰新。
團扇不堪題往事，柳絲那解繫行人。酒闌滋味似殘春。

「玉簪犀壁」何以會「醉」？應是東坡筆下的人物，在輕柔的風中，趁著好時光優雅地拿玉簪搔頭、取犀壁梳妝打扮，這樣與風一樣輕柔的動作，像喝酒醉而微醺的人，動作遲滯的模樣，進而被隱喻成「醉」，其動作的緩慢與悠閒便可知了。

一樣的修辭手法，辛棄疾也用了「醉處」、「醉瓜廬」（形似蝸牛殼的小圓舍）、「醉明月」（醉在明月下）、「醉黃花」（醉在黃花前）。同時也用了「醉浪花中」，藉由緊接方位詞「中」產生空間觀念，而把「浪花」當作處所來描寫。而同樣以時間作為補語的則有「醉時」，指「醉」的當下所處的空間感受。

4. 「數量補語」僅辛棄疾的「醉千鍾」一詞，極言酒多、酒量大，有數詞、有量詞，同時也印證了辛棄疾的好酒量。

這項分類中共有 16 個詞，除了「醉倒」為蘇、辛高比例共同使用外，其他詞彙則二人都沒重複。以總數而言，辛棄疾的詞作約為蘇軾的兩倍，「醉」字加補語的詞彙，蘇有 6 個，辛有 11 個，倍數比例相當，總數也以辛較多。

這些補語透過《漢語大詞典》的查考，多半都在宋之前的文獻就出現了，所以不算是作者新造的詞組。但辛所用的「未蘇」一詞，詞典中沒有典故，值得我們懷疑是辛棄疾當時的口語或辛棄疾自創的新詞。

⁴ 「醉厭厭」也是詞牌名，即《南歌子》。「醉厭厭」詞條。（漢語大詞典，2002 年）

⁵ 同前註，「淋浪」詞條。

⁶ 同前註，「蒙鴻」詞條。



(四) 動賓結構

含有「醉」字的詞句中，按詞的內部結構關係分類，檢出作賓語的名詞「醉」如表 10。動賓結構指「動詞+賓語」的形式。

蘇軾的兩句，「醉」都當名詞，作前面動詞的受事者。「是醉」是判斷句，「生醉」則又是一隱喻⁷的手法，以「醉」是一種可具體產生的產物，即以具體代抽象。〈無愁可解〉的原詞是：

光景百年。看便一世。生來不識愁味。問愁何處來。更開解箇甚底。萬事從來風過耳。何用不著心裡。你喚做、展卻眉頭。便是達者。也則恐未。○此理。本不通言。何曾道歡遊。勝如名利。道即渾是錯。不道如何即是。這裡元無我與你。甚喚做、物情之外。若須待醉了。方開解時。問無酒、怎生醉。

原詞不僅將「醉」具體化，也把名詞「酒」給擬人化了。也就是說：酒為醉之母，醉是酒所生。當然，醉也擬人化了。「醉」如何生？須是「酒」加上人的肉身，然後生在人體中。所以說，「無酒」就不能生「醉」。但整句都不提真正會發生「醉」現象的「人」，卻只在「酒」與「醉」之間編排因果關係。這種避重就輕的隱喻手法，更突顯了「人」的不得已和無奈，耐人尋味的意境就由此而生。

從表中使用的詞彙，不難看出辛棄疾的「醉形」「醉態」確實比蘇軾來得豐富。胸中充溢著抑鬱閒愁的豪邁英雄，空有一腔熱血、滿腹經綸，旺盛的創作力和過人的才情，既然無處可發揮，只好以「醉」解放了。

(五) 主謂結構

主謂結構如同一個小句子，分為主語和謂語兩個成分，主語皆為名詞。「醉」字在此結構中又可分為作主語的名詞「醉」，和作謂語的動詞「醉」。

表 10. 作賓語的名詞「醉」

	是醉	怎生醉	不如醉	如醉	倚醉	堪醉	憶醉	共計	比例
蘇軾	1	1						2	0.03
辛棄疾			1	3	1	1	1	7	0.05

1. 作主語的名詞「醉」

「醉」當名詞時，除了前面加修飾語的偏正結構外，還有作主語或賓語的主謂結構。除了上述的賓語「醉」之外，按「醉」字在詞句中的語法功能，檢出作主語的名詞「醉」如表 11。

蘇軾以醉為期，辛棄疾以醉為鄉，構詞方式相同，但「期」是抽象的期待，「鄉」是更主觀、具體的比喻。筆者以為，在這類結構中，辛棄疾對「醉」所表達的情感比蘇軾更濃郁而真實。

2. 作謂語的動詞「醉」

此類組合中，蘇軾寫的是別人，如「遊客」、「漁父」，辛棄疾卻多寫自己，尤其「我醉」用了 5 次，坦率地表白自己的醉意，所以這類詞組使辛棄疾的詞作更鮮明地反映自我。蘇、辛以動詞「醉」作謂語的詞例如表 12。

茲以上述分類綜合統計製表如表 13，光看比例，蘇、辛兩人在許多項目是不相上下的，但在總數上，辛棄疾的作品總數約為蘇軾的兩倍，乘上比例後，該項的作品數還是比蘇軾多。比例差距較大的是【名詞「醉」+ 方位詞】和【動詞 + 名詞「醉」】，前者看出辛棄疾常在未完全「醉倒」的「醉中」、「醉裡」感慨時勢，後者可以說明蘇軾完全醉倒的機率較高。

四、結語

蘇軾和辛棄疾都是宋代豪放詞的重要作家，但他們的詞風又有著不容忽視的差異。其實，看風格，還不是根據音律所做的區別，而是看作品濃縮後的意象所予人的情意感受。東坡詞傾向於從痛苦中求超拔、求解脫，跨越現實的黑暗去追尋理想的光明；而稼軒詞則更多地表現了對於現實的苦恨

表 11. 主謂結構的名詞「醉」

	作主語			
	醉為期	醉為鄉	共計	比例
蘇軾	1		1	0.01
辛棄疾		1	1	0.007

表 12. 主謂結構的動詞「醉」

作者	遊客醉	漁父醉	自醉	我醉	孫壽醉	共計	比例
蘇軾	1	1				2	0.03
辛棄疾			1	5	1	7	0.05

⁷ 指認知語言學上的「隱喻」。此「隱喻」包括傳統修辭學說的「譬喻」、「借代」和「比擬」。(曹逢甫、蔡立中、劉秀瑩，2001)



表 13. 蘇辛詞中含「醉」字之各類構詞統計分析

結構類型	結構法	例詞	比例	
			蘇	辛
偏正結構之「偏」：醉 + 名詞、動詞、形容詞（修飾語醉 + 中心語）	形容詞「醉」+ 名詞	醉眼、醉鄉	0.18	0.16
	副詞「醉」+ 動詞	醉眠、醉歸	0.15	0.15
	副詞「醉」+ 形容詞	醉慢	0.01	0
	名詞「醉」+ 方位詞	醉中、醉裡	0.11	0.20
偏正結構之「正」：修飾語 + 「醉」（修飾語 + 中心語醉）	名詞、形容詞 + 名詞「醉」	沉醉、爛醉	0.08	0.06
	副詞 + 動詞「醉」	同醉、皆醉	0.15	0.09
	數詞 + 名詞「醉」	一醉、半醉	0.14	0.07
謂補結構：謂語「醉」+ 補語	謂語「醉」+ 結果補語	醉倒、醉如泥	0.15	0.14
	謂語「醉」+ 情態補語	醉厭厭、醉淋浪		
	謂語「醉」+ 處所補語	醉揚州、醉處		
	謂語「醉」+ 數量補語	醉千鍾		
動賓結構	動詞 + 名詞「醉」	怎生醉、不如醉	0.03	0.05
主謂結構	作主語的名詞「醉」	醉為期、醉為鄉	0.01	0.007
	作謂語的動詞「醉」	漁父醉、我醉	0.03	0.05

執著和掙扎奮鬥，表現了悲憤的呼喊和火一樣燃燒的激情。

蘇、辛兩人皆突破詩、詞界線，援詩入詞外，也善於化用典故，如「醉尉」、「山簡醉」，亦即「詞體詩化」也。前人評東坡「以詩為詞」是指將作詩時使用的體裁、句法也用於作詞，使詞體詩化，突破了詩詞的界線。東坡所作的詞以詩體化為主要色彩，以詩入詞，所以用詞、內容、形式皆具較溫文儒雅的詩味。如「醉翁」、「花前醉」、「醉揚州」。這也因東坡在北宋承平的時代，不似稼軒客觀環境的衝突，加上他的學識修養，在表達思想感情方面，也還不必要過於激烈。

但是稼軒則又跨越了「以詩為詞」，達到「以文為詞」的境界，他用散文的筆法寫詞，流暢奔放，嬉笑怒罵皆成文章，真正的無事不可言。他的詞，除了以「掉書袋」展現學問，更以自由浪漫的組詞方式展露文字技巧和文學語言的創作力。難怪前人總以「詞詩」、「詞論」來區別二家異同。

依上一節的分類分析，蘇、辛二人在「醉」字用法上的異同如下：

以「醉」為形容詞時，蘇軾描寫的多為靜態、小範圍、細小的東西，如「醉眼」、「醉顏」、「醉霞」；辛棄疾則用來描寫較大而籠統的概念，如「醉時」、「醉夢」等。依此看來，兩人喝醉酒後，東坡的醉態較斯文，還能以靜態看事物，棄疾較豪邁、大動作而不拘小節。

在動詞「醉」後面接補語的類項中，兩人都用了五次「醉倒」，但仍舊可以看出蘇軾的酒量遠遜於辛棄疾。蘇軾的補語，用中劑量酒精對身體的影響為描寫範圍，如「醉不知」、「醉還醒」；辛棄疾的酒類程度則常顯出較高濃度的醉意，如「醉未蘇」、「醉如泥」。

又，此類東坡用詞也較文雅詩意，如「醉揚州」、「醉佳辰」，「醉」字後面所接的處所較不具體；稼軒則展現了質樸有力的散文筆法，「醉」字後面所接的名詞較具體，如「醉黃花」、「醉瓜廬」等，確實顯見兩者之不同。

「醉」當副詞，其後接動詞時，蘇、辛二人「醉」後的動作頗有差異，蘇在醉後多從事靜態動作，如「倚」、「笑」、「夢」，辛棄疾則因酒量和個性使然，醉後多還能從事大肌肉、需運用意識的動態動作，如「扶」、「呼」、「尋」、「舞」、「題詩」、「騎」、「懷」等，姿態豐富多樣。

對照陳廷焯《白雨齋詞話》說：「魄力之大，蘇不如辛；氣體之高，辛不逮蘇。」這裡的「魄力」和「氣體」，或可從「醉」後動作的大小來看二人性格的差異，蘇在醉後從事的靜態動作，較為文靜內斂，是一種高雅的氣質；辛棄疾醉後多還能從事大肌肉、需運用意識的動態動作，呈現出一種豪壯的魄力。這可從性格的腳度來詮釋二人的差異。同時，從「醉」字後面接的動詞看來，也有周濟《宋四家詞選序》說東坡的「天趣獨到」和說稼軒的「沈著痛快」。

「醉」被前面的形容詞修飾時，辛棄疾有蘇軾所沒有的



悲情豪壯語，如「生前醉」、「長醉」、「殘醉」、「獨醉」。「醉」當動詞被前面的副詞修飾時，辛棄疾也以「連日」、「排日」等指連續長時間的副詞，強烈地表達了藉「醉」脫離現實的意念。充之於內則形之於外，可見稼軒內心情感的澎湃。

謝章铤《賭棋山莊詞話》論蘇辛說：「蘇風格自高，而性情頗歉；辛卻纏綿悱惻，且辛之造語俊於蘇。」其中，「纏綿悱惻」或可視為辛棄疾在「醉」字前面用的形容詞較強烈、豪壯。

在與數詞和方位詞結合的「醉」字中，也顯見蘇的「半醉」和辛放縱的「一醉」之不同。抑鬱不得志的辛棄疾，在「醉中」、「醉裡」的頻率遠高過蘇軾，說明他「醉」的經驗也遠多於蘇軾。

蘇辛的異同，前人多有論述。作者的性格、學養和寫作當時的場景、情感本有不同，作品也有前後文與通篇旨意和情境意象的差異。本文單就「醉」字結構分析，既剔除了「酒」和「酒酣」等相關字詞，也未涉及詞作深層的內涵，純粹是一種嘗試。本文僅就文本的資料，以二人在詞作中的「醉」字，用現代漢語詞彙學的構詞知識，統計文本中詞彙出現的數據，試圖以較具體的方式，和可描述的角度，從中檢視出蘇、辛二人在相同的「醉」字中，有何不同的「豪放」。這種統計分析的方法，或可提供文學批評或風格學另一視角的佐證。

參考文獻

中研院語言所（無日期）。「**搜詞尋字**」語庫查詢系統。2011年2月20日，取自 <http://words.sinica.edu.tw/sou/sou.html>。

史存直（1989）。**漢語詞匯史綱要（初版）**。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竺家寧（1999）。**漢語詞彙學（初版）**。台北：五南。

胡裕樹（1992）。**現代漢語（台1版）**。台北：新文豐。

容安小館（無日期）。2011年8月25日，取自 <http://www4.webng.com/khcjhk/Song/yfzm1a.htm>

國語辭典（1998年4月）。2011年8月15日，取自 <http://dict.revised.moe.edu.tw/index.html>

張志公、劉蘭英、孫全洲主編（1990）。**語法與修辭**。台北：新學識出版社。

曹逢甫、蔡立中、劉秀瑩（2001）。**身體與譬喻：語言與認知的首要介面（初版）**。台北：文鶴。

喬治·雷可夫、馬克·詹森（2006）。**我們賴以生存的譬喻（周世箴譯注）**。台北：聯經出版公司。（原著出版年：1980年）

程祥徽、田小琳（1995）。**現代漢語（3刷）**。台北：書林。**漢語大詞典光盤據**（2002）。香港：商務。

劉月華、潘文娛、故韡（2004）。**實用現代漢語語法**。台北：師大書苑。

潘允中（1989）。**漢語詞匯史概要（初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錢玉蓮（2006）。**現代漢語詞匯講義（初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蘇軾六大學習網—蘇軾詞集綜合檢索系統（無日期）。2011年2月10日，取自 http://cls.hs.yzu.edu.tw/su_shih/su_thing/tst/bd_srch.htm

收件：100.03.27 修正：100.04.26 接受：101.01.03



附件一、蘇詞中含「醉」字的詞句

	詞牌名	詞句	形容詞醉+名	動詞醉+補
蘇軾	南鄉子又	芳時偷得醉工夫。	醉工夫	
蘇軾	菩薩蠻又	醉客各西東。	醉客	
蘇軾	浣溪沙又	道逢醉叟臥黃昏。	醉叟	
蘇軾	醉翁操	醉翁去後，	醉翁	
蘇軾	醉翁操	醉翁嘯詠，	醉翁	
蘇軾	水調歌頭	認得醉翁語，	醉翁	
蘇軾	木蘭花令	佳人猶唱醉翁詞，	醉翁	
蘇軾	南歌子	波同醉眼流。	醉眼	
蘇軾	浣溪沙又	垂白杖藜抬醉眼，	醉眼	
蘇軾	哨遍又	醉鄉路穩不妨行，	醉鄉	
蘇軾	西江月又	點筆袖沾醉墨，	醉墨	
蘇軾	采桑子	醉臉春融。	醉臉	
蘇軾	哨遍又	醉霞橫臉，	醉霞	
蘇軾	南鄉子又	坐客無氈醉不知。		醉不知
蘇軾	浣溪沙	玉簪犀壁醉佳辰。		醉佳辰
蘇軾	水調歌頭又	醉倒須君扶我，		醉倒
蘇軾	虞美人又	便使尊前醉倒、		醉倒
蘇軾	減字木蘭花又	欲向東風先醉倒。		醉倒
蘇軾	減字木蘭花又	休辭醉倒。		醉倒
蘇軾	木蘭花令	不惜玉山拚醉倒。		醉倒
蘇軾	戚氏	奏曲醉留連，		醉留連
蘇軾	江城子又	醉揚州。		醉揚州
蘇軾	江神之又	使君留客醉厭厭。		醉厭厭
蘇軾	漁父又	酒醒還醉醉還醒，		醉還醒
	詞牌名	詞句	動詞醉+補語	副詞醉+動
蘇軾	漁父又	酒醒還醉醉還醒，	醉還醒	
蘇軾	念奴嬌	我醉拍手狂歌，		醉拍手
蘇軾	減字木蘭花又	醉倚闌干風月好。		醉倚
蘇軾	西江月又	我欲醉眠芳草。		醉眠
蘇軾	南鄉子又	醉笑陪公三萬場。		醉笑
蘇軾	減字木蘭花	醉夢尊前。		醉夢
蘇軾	浣溪沙又	醉夢醺醺曉未蘇。		醉夢
蘇軾	水調歌頭又	我醉歌時君和，		醉歌
蘇軾	木蘭花令又	猶在江亭醉歌舞。		醉歌舞
蘇軾	醉落魄	醉醒醒醉。		醉醒
蘇軾	浣溪沙又	醉歸江路野梅新。		醉歸
蘇軾	一斛珠	曾醉離歌宴。		醉離
	詞牌名	詞句	副詞醉+形容詞	副詞+動詞醉
蘇軾	漁父又	酒醒還醉醉還醒，		還醉
蘇軾	醉落魄	醉醒醒醉。		醒醉
蘇軾	減字木蘭花又	醉慢雲鬟垂兩耳。	醉慢	
蘇軾	行香子又	但一回醉，		一回醉
蘇軾	浣溪沙又	羞顏未醉已先頰。		未醉
蘇軾	永遇樂	冷落共誰同醉。		同醉
蘇軾	虞美人又	竹溪花浦曾同醉。		同醉
蘇軾	哨遍	自引壺觴自醉。		自醉
蘇軾	虞美人	持杯月下花前醉。		花前醉
蘇軾	虞美人又	已拚花前醉。		花前醉



歐秀慧：醉看蘇辛—蘇辛詞的「醉」字比較

	詞牌名	詞句	形容詞醉+名	動詞醉+補
蘇軾	臨江仙又	夜飲東坡醒復醉，		復醉
蘇軾	西江月又	我已為君德醉。		德醉
	詞牌名	詞句	主語+動詞醉	形容詞+名詞醉
蘇軾	木蘭花又	城上亭臺遊客醉。	遊客醉	
蘇軾	漁父又	漁父醉，	漁父醉	
蘇軾	瑞鷓鴣	拍手欲嘲山簡醉，		山簡醉
蘇軾	蝶戀花又	午醉未醒紅日晚。		午醉
蘇軾	失調名	拚沈醉、		沈醉
蘇軾	水龍吟	羽觴沈醉。		沈醉
蘇軾	少年遊	好將沈醉酬佳節，		沈醉
蘇軾	醉蓬萊	此會應須爛醉，		爛醉
	詞牌名	詞句	名詞醉+方位	數詞+名詞醉
蘇軾	醉翁操	惟翁醉中知其天。	醉中	
蘇軾	江神子	夢中了了醉中醒。	醉中	
蘇軾	好事近又	醉中吹墮白綸巾，	醉中	
蘇軾	浣溪沙又	醉中還許攪桓鬚。	醉中	
蘇軾	雨中花慢又	一自醉中忘了，	醉中	
蘇軾	漁父又	醉裡欲尋歸路。	醉裡	
蘇軾	西江月又	玉顏醉裡紅潮。	醉裡	
蘇軾	十拍子	醉裡無何即是鄉。	醉裡	
蘇軾	滿江紅又	何辭更一醉，		一醉
蘇軾	南歌子又	他時一醉畫堂前。		一醉
蘇軾	定風波又	綠鬢蒼顏同一醉。		一醉
蘇軾	鵲橋仙	相逢一醉是前緣，		一醉
蘇軾	蝶戀花又	白道送春拚一醉。		一醉
蘇軾	蝶戀花又	傾蓋相逢拚一醉。		一醉
蘇軾	浣溪沙又	相逢一醉是前緣。		一醉
蘇軾	蝶戀花	別酒勸君君一醉。		一醉
蘇軾	水龍吟又	佳人半醉。		半醉
蘇軾	臨江仙又	坐中人半醉，		半醉
	詞牌名	詞句	主語名詞醉	賓語名詞醉
蘇軾	漁父	酒無多少醉為期，	醉為期	
蘇軾	滿庭芳又	渾教是醉，		是醉
蘇軾	點絳脣又	醉漾輕舟，（此應為秦觀詞）	不計入	



附件二、辛詞中含「醉」字的詞句

	詞牌名	詞句	形容詞醉+名	動詞醉+補
辛棄疾	鷓鴣天又	主人長得醉工夫。	醉工夫	
辛棄疾	卜算子又	醉者乘車墜不傷，	醉者	
辛棄疾	蝶戀花又	醉時惟有歌而已。	醉時	
辛棄疾	鷓鴣天又	醉時拈筆越精神。	醉時	
辛棄疾	八聲甘州	恨瀟陵醉尉，	醉尉	
辛棄疾	浣溪沙又	次第未堪供醉眼，	醉眼	
辛棄疾	鷓鴣天又	遙知醉帽時時落，	醉帽	
辛棄疾	雨中花慢	醉帽吟鞭，	醉帽	
辛棄疾	臨江仙又	醉帽吟鞭花不住，	醉帽	
辛棄疾	定風波又	千古醉鄉來往路。	醉鄉	
辛棄疾	念奴嬌又	醉鄉深處，	醉鄉	
辛棄疾	漁家傲	醉鄉穩到無風浪。	醉鄉	
辛棄疾	謁金門又	近日醉鄉音問絕。	醉鄉	
辛棄疾	浣溪沙又	總把平生入醉鄉。	醉鄉	
辛棄疾	水龍吟	人間醉夢，	醉夢	
辛棄疾	滿江紅又	少日對花昏醉夢，	醉夢	
辛棄疾	西江月又	粉面都成醉夢，	醉夢	
辛棄疾	滿江紅又	筆端醉墨鴉棲壁。	醉墨	
辛棄疾	鷓鴣天又	可堪醉墨幾淋漓。	醉墨	
辛棄疾	沁園春又	醉墨休題。	醉墨	
辛棄疾	水調歌頭又	醉墨捲秋瀾。	醉墨	
辛棄疾	新荷葉	且題醉墨，	醉墨	
辛棄疾	瑞鷓鴣又	醉顏重帶少年來	醉顏	
辛棄疾	念奴嬌又	醉了還醒卻。		醉了還醒
辛棄疾	定風波	插花走馬醉千鍾。		醉千鍾
辛棄疾	一翦梅又	獨立蒼茫醉不歸。		醉不歸
辛棄疾	鷓鴣天又	醉方回。		醉方回
辛棄疾	鷓鴣天又	一朵傾城醉未蘇。		醉未蘇
辛棄疾	卜算子又	夜雨醉瓜廬，		醉瓜廬
辛棄疾	定風波又	兒童應笑醉如泥。		醉如泥
辛棄疾	卜算子又	仙飲千盃醉似泥，		醉似泥
辛棄疾	賀新郎又	醉明月。		醉明月
辛棄疾	蝶戀花又	醉倒東風眠永晝。		醉倒
辛棄疾	朝中措又	為誰醉倒，		醉倒
辛棄疾	生查子又	醉倒卻歸來，		醉倒
辛棄疾	烏夜啼	江頭醉倒山公。		醉倒
辛棄疾	西江月又	昨夜松邊醉倒，		醉倒
辛棄疾	小重山	且醉浪花中。		醉浪花中
辛棄疾	水調歌頭又	醉淋漓，		醉淋漓
辛棄疾	浣溪沙	醉逢笑處卻輕顰。		醉處
辛棄疾	鷓鴣天又	去年醉處猶能記，		醉處
辛棄疾	水調歌頭又	且擬醉黃花。		醉黃花
辛棄疾	水調歌頭又	淡酒醉蒙鴻，		醉蒙鴻



歐秀慧：醉看蘇辛—蘇辛詞的「醉」字比較

	詞牌名	詞句	副詞醉+動	副詞+動詞醉	主語+動詞醉
辛棄疾	玉蝴蝶	醉兀籃輿，	醉兀		
辛棄疾	水調歌頭又	除了醉吟風月，	醉吟		
辛棄疾	最高樓又	醉吟詩，	醉吟		
辛棄疾	鵲橋仙又	醉扶孤石看飛泉，	醉扶		
辛棄疾	水調歌頭又	醉把西風扇，	醉把扇		
辛棄疾	木蘭花慢又	醉來時響空絃。	醉來		
辛棄疾	山鬼謠	笑我醉呼君，	醉呼		
辛棄疾	賀新郎又	醉臥參差是。	醉臥		
辛棄疾	洞仙歌又	醉臥石樓風雨。	醉臥		
辛棄疾	沁園春又	記醉眠陶令，	醉眠		
辛棄疾	南鄉子	貪聽呶啞聒醉眠。	醉眠		
辛棄疾	江神子	醉眠些。	醉眠		
辛棄疾	鷓鴣天	醉尋夜雨旗亭酒，	醉尋		
辛棄疾	水調歌頭又	醉舞狂歌欲倒，	醉舞		
辛棄疾	滿江紅	醉舞且搖鸞鳳影，	醉舞		
辛棄疾	西江月	西真人醉憶仙家。	醉憶		
辛棄疾	好事近	山僧欲看醉醒，	醉醒		
辛棄疾	婆羅門引又	宴罷醉歸時。	醉歸		
辛棄疾	西江月又	城鴉喚我醉歸休。	醉歸		
辛棄疾	新荷葉	醉題詩、	醉題詩		
辛棄疾	好事近又	已約醉騎雙鳳，	醉騎		
辛棄疾	六么令	醉懷雙橘，	醉懷		
辛棄疾	臨江仙又	更從今日醉，		今日醉	
辛棄疾	清平樂	料得今宵醉也，		今宵醉	
辛棄疾	蝶戀花又	銀鈎未見心先醉。		先醉	
辛棄疾	生查子	未飲心先醉。		先醉	
辛棄疾	念奴嬌又	請翁同醉今夕。		同醉	
辛棄疾	定風波	同醉。		同醉	
辛棄疾	西江月又	宜醉宜遊宜睡。		宜醉	
辛棄疾	水調歌頭又	一斗一石皆醉，		皆醉	
辛棄疾	漁家傲	三萬六千排日醉。		排日醉	
辛棄疾	臨江仙又	不須連日醉，		連日醉	
辛棄疾	西江月又	錦瑟旁邊須醉。		須醉	
辛棄疾	木蘭花慢	朝吟暮醉，		暮醉	
辛棄疾	木蘭花慢又	與客攜壺且醉，		攜壺且醉	
辛棄疾	水龍吟	東籬自醉，			自醉
辛棄疾	沁園春又	我醉狂吟，			我醉
辛棄疾	水調歌頭又	我醉不須辭。			我醉
辛棄疾	賀新郎又	我醉寧論許事。			我醉
辛棄疾	西江月又	問松我醉何如。			我醉
辛棄疾	浣溪沙又	墮髻啼妝孫壽醉，			孫壽醉
辛棄疾	霜天曉角	玉人留我醉。			留我醉

	詞牌名	詞句	形+名詞醉	主語名詞醉	賓語名詞醉
辛棄疾	定風波	孤負尋常山簡醉，	山簡醉		
辛棄疾	醜奴兒	午醉醒時，	午醉		
辛棄疾	點絳脣	古來不換生前醉。	生前醉		
辛棄疾	念奴嬌	看君一笑沈醉。	沈醉		
辛棄疾	鵲橋仙又	且引玉塵沈醉。	沈醉		



	詞牌名	詞句	形+名詞醉	主語名詞醉	賓語名詞醉
辛棄疾	哨遍又	濁醪正堪長醉。	長醉		
辛棄疾	臨江仙又	彊扶殘醉遶雲屏。	殘醉		
辛棄疾	臨江仙	今宵成獨醉，	獨醉		
辛棄疾	鷓鴣天又	直須爛醉燒銀燭，	爛醉		
辛棄疾	臨江仙又	人生何必醉為鄉。		醉為鄉	
辛棄疾	行香子	不如醉，			不如醉
辛棄疾	鷓鴣天又	紅蓮相倚渾如醉，			如醉
辛棄疾	念奴嬌又	一川松竹如醉。			如醉
辛棄疾	蝶戀花又	微風不動天如醉。			如醉
辛棄疾	滿江紅又	睡雨海棠猶倚醉，			倚醉
辛棄疾	鷓鴣天又	淺顰輕笑誰堪醉，			堪醉
辛棄疾	臨江仙又	憶醉三山芳樹下，			憶醉

	詞牌名	詞句	名詞醉+方位	數詞+名詞醉
辛棄疾	念奴嬌又	醉中休問，	醉中	
辛棄疾	念奴嬌又	醉中休問，	醉中	
辛棄疾	鷓鴣天又	醉中只恨歡娛少，	醉中	
辛棄疾	臨江仙又	今宵依舊醉中行。	醉中	
辛棄疾	臨江仙	醉中渾不記，	醉中	
辛棄疾	聲聲慢	長在醉中。	醉中	
辛棄疾	六么令又	如醉中醒、	醉中	
辛棄疾	水調歌頭又	聽我醉中吟。	醉中	
辛棄疾	玉樓春	醉中忘卻來時路。	醉中	
辛棄疾	念奴嬌又	醉中顛倒，	醉中	
辛棄疾	破陣子	莫憶尋常醉後歌。	醉後	
辛棄疾	定風波又	聽我尊前醉後歌。	醉後	
辛棄疾	沁園春又	醉後何妨死便埋。	醉後	
辛棄疾	念奴嬌又	醉裡不知誰是我，	醉裡	
辛棄疾	菩薩蠻又	年年醉裡嘗新慣。	醉裡	
辛棄疾	西江月	有時醉裡喚卿卿。	醉裡	
辛棄疾	清平樂又	醉裡蠻音相媚好。	醉裡	
辛棄疾	生查子	昨宵醉裡行，	醉裡	
辛棄疾	生查子	○今宵醉裡歸，	醉裡	
辛棄疾	念奴嬌又	醉裡重揩西望眼，	醉裡	
辛棄疾	水龍吟又	年年醉裡，	醉裡	
辛棄疾	江神子	看醉裡，	醉裡	
辛棄疾	江神子又	醉裡匆匆，	醉裡	
辛棄疾	念奴嬌又	我向東鄰曾醉裡，	醉裡	
辛棄疾	破陣子又	醉裡挑燈看劍，	醉裡	
辛棄疾	菩薩蠻又	醉裡客魂消。	醉裡	
辛棄疾	西江月又	醉裡且貪歡笑，	醉裡	
辛棄疾	江神子	醉裡謗花花莫恨，	醉裡	
辛棄疾	臨江仙又	醉裡和人詩。	醉裡	



歐秀慧：醉看蘇辛—蘇辛詞的「醉」字比較

辛棄疾	八聲甘州	通宵一醉，		一醉
辛棄疾	滿庭芳又	且拚一醉，		一醉
辛棄疾	西河	更消一醉。		一醉
辛棄疾	沁園春又	借今宵一醉，		一醉
辛棄疾	感皇恩	一醉何妨玉壺倒。		一醉
辛棄疾	水調歌頭	一醉早歸休。		一醉
辛棄疾	滿庭芳又	一醉都休。		一醉
辛棄疾	西江月	消得津頭一醉。		一醉
辛棄疾	西江月	留君一醉意如何。		一醉
辛棄疾	卜算子又	一醉長三日。		一醉

